

特稿

本报记者 朱雅文 实习生 黄佳瑜

71岁的照相馆师傅周泉虎,为自己办了一场生前告别会。

亲友来了50多位,几乎都是老人,他们称周泉虎为“阿虎”。

现场,阿虎的肖像照被印在比他高一倍的背景板上,边上写着四个大字“不说再见”。他很喜欢,觉得气派。桌上摆着他提前为自己准备的遗像,周围放着他亲手种的花。

照片里,阿虎戴着印有“北京”两字的鸭舌帽,眼镜往下一架,冲着镜头笑。“精神饱满,拍出了我的风格!”阿虎说。

一年多前,阿虎确诊肺腺癌晚期,可能只剩下三到六个月寿命。两个月后,他萌生举办生前告别会的想法。

母亲去世时,来参加葬礼的人围坐在一起,谈论她生前的为人处世。阿虎在一旁感慨:说了这么多好话,可惜她听不到了。

如今,生命的长短阿虎虽不能掌握,但有些事情的选择权,他想牢牢攥在手中。

好听的话当面听

去年6月,阿虎更新了一条朋友圈:“阿虎突然生病了!”

最初,他只是感到右边肋骨附近有点疼,以为是自己前些天爬房顶修补屋檐时扭到了。他找照相馆隔壁诊所的陈新伟问诊,陈新伟认为问题不大,给他扎了几针。

可疼痛没有缓解。发小孟辉劝他去医院看看,CT显示他胸腔有大量积水。抽出的1000多毫升积水检查结果显示,阿虎确诊肺腺癌晚期。

化疗的过程是痛苦的。孟辉记得,有几次去看望阿虎,他每隔4小时就要吃一颗止痛药,才能安心睡上一小会儿。

两个月后,阿虎萌生举办生前告别会的念头。

一来,他想趁身体状态还行,和大家体面地说再见。他不想让亲友看到日后病重的自己,人会变得瘦小、难看,“没有尊严”。二来,好听的话,他要当面听。

会有人支持吗?阿虎开始四处打探。

爱人和儿子没有表态。阿虎又告诉侄子郭志明,让他去探探大姐(侄子母亲)的口风。大姐连连摆手,“我去会吃不消的。”后来她又想去了,深夜准备告别会讲稿时,眼泪止不住地流。阿虎知道后也心疼,劝她别来了。

阿虎是家里最小的孩子。小时候,年长6岁的大姐总将他背在背上。确诊后,阿虎在家庭群里发了条消息,“肺癌,晚期,(存活期)3个月到6个月”。之后每次化疗,阿虎都在群里报备,对大姐来说,情感负担很重。

生前告别会由谁来主持?阿虎心里的最佳人选是镇上卖祭祀用品的老板阿松。阿虎找到阿松,阿松立马拒绝,“阿虎,这个不吉利的,要被别人骂的。”

“不好,不吉利,对亲友是二次伤害”,这是多数人给阿虎的答案。

但也有支持的。陈新伟最初得知阿虎的想法时,不太理解这位比他年长十岁的哥哥,但还是告诉阿虎,不管他做什么都支持。

他想起电影《非诚勿扰2》里就有生前告别会,轻松又温情,亲朋好友聚在一起,有什么不好呢?就把电影片段发给了阿虎。

阿虎一看,太好玩了,就要这么办!又把片段转给孟辉,附带一句:“我要办,你来不来?”

孟辉比阿虎小一岁,两人在同一所小学和初中读书。对孟辉这个年纪的人来说,生前告别会这样的形式太先锋了。但孟辉还是给了肯定的回答:“你办的话,我肯定来。”

阿虎一下子乐了,“有你们的支持,我就有信心了!”

老朋友聚会聊天

2023年冬天,策展人戴骏第一次走进阿虎的照相馆,一眼认定这是个“有味道”的地方。

一场关乎尊严的生前告别



周泉虎生前告别会现场。

受访者供图

当时,戴骏正在为杭州市西湖区拍摄一条宣传片,想让阿虎出镜。阿虎说要睡午觉,让他下午一点点后再来,“看上去不那么随和”。但到了下午拍摄时,阿虎却很投入、很配合。

第二年,戴骏又接下制作三墩镇庙前街口述史的任务,阿虎是他的采访对象之一。一来二去,两人成为“忘年交”。所以,当阿虎请他帮忙办生前告别会时,戴骏没有犹豫。

他认为举办生前告别会挺潇洒的。这和阿虎的想法不谋而合——老朋友聚一聚,聊聊天,氛围不要悲悲切切,要好玩、有趣、体面。

戴骏还记得第一次看到阿虎遗像的场景。阿虎确诊后,戴骏到照相馆看望他,刚推门进去,阿虎指着角落里的一张照片说,“这就是我的遗像,我得肺癌了。如果你拍得更好,也可以用你拍的。”

戴骏一惊,觉得这老头太“前卫”了。

现场共有11人发言,顺序是阿虎定的。亲朋好友中,第一位是孟辉。两人60多年的情谊,很多时候无须多言。

孟辉6岁搬到三墩镇,住在阿虎家隔壁,两人一起读书,一起长大。初二,孟辉转学去余杭,很多次,阿虎陪他走到距离镇子很远的河埠去坐船。船开了,阿虎独自回家,孟辉看着他的背影慢慢变小。

60年后,在阿虎的生前告别会上,孟辉把这一幕写进了发言稿里。

后来阿虎下乡,孟辉留在杭州市区发展,来三墩的次数少了。再后来,孟辉退休,每周都去阿虎的店里坐一下午。中午没吃饭,阿虎就陪他去面馆吃一碗拌川。下午,孟辉喝茶看电视,阿虎炒股。来顾客了,阿虎起身拍照,孟辉从不打扰。

“面对病痛、生离死别,大家都害怕、恐惧、避而远之,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话题。但人人都知道总有那么一天,可是没人会时时意识到,并时刻做好准备。今天是你给我们做了表率,敬佩你直面人生的勇气,赞赏你排除病痛勇往直前的决心。”

这篇763字的《与君书》,孟辉构思了整整两天。上台前,他又修改了一下,将“面对死亡”改成“面对生离死别”。有些字眼“太直观、太刺激”,他不想那么沉重。

告别会现场没有悲伤,甚至还挺有趣。其

他发言的人里,一位曾和阿虎一同下乡的知青提前录了音,上台对口型,结果嘴还没动,声音就出来了;另一位和阿虎一起炒股的“搭子”,用一口地道的三墩话回忆往事,有说有笑。

这是一场温馨的生前告别会,阿虎的期待实现了。

他最后发言时说:“二十多岁时,我就知道自己的寿命比普通人要短一些,那时候胃黏膜出血。等到了五十多岁,胃调理好了,老年病又出来了。感谢这么多亲朋好友帮助我,证明我做人还是不错的,谢谢大家!”

舅舅发言时,郭志明在一旁默默听着。

最初,他也不愿去参加,后来想通了:舅舅都“通透”了,自己也要想开点,支持舅舅。那天,他刚到照相馆门口,阿虎便招呼他过去合影,他心里一阵难过。

告别会当天,阿虎的儿子也来了。不过,性格内向的他只肯在距离举办地不远的照相馆默默守着。郭志明理解表弟:在这样的特殊场合,“有太多压力,不想面对,哭也不是,笑也不是”。

回家后母亲问起现场怎么样,郭志明说,像老友聚会,挺好的,没人哭。

他佩服前来参会的老人,“还是打破了一些旧观念的”。

阿虎最小的姐姐是为数不多上台发言的亲属。来之前,她犹豫了很久,怕情绪失控。

最终,她提前写好讲稿,站在了台上。“我今天来,不仅要支持你,还希望从中获得力量,有助于我自己顺利走完人生最后的路程。如果让我只能选择一种与亲友告别的形式,那么我也像你一样,选择今天的这种形式。”

一直是个独行侠

三墩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,由文星墩、灯彩墩、水月墩三个较大的水上土墩组成。阿虎的照相馆就坐落在古时商业繁华的灯彩墩上。

在三墩,没有人不认识阿虎。他和他的照相馆,见证了三墩镇半个世纪的变迁。

18岁,阿虎作为知青下乡,5年后,母亲退休,阿虎返城,被安排到点心店做馒头。

半年后,他被照相馆第二代“馆长”选中,成为学徒。那年阿虎25岁。

在那个年代,照相是一件奢侈的事情,开

照相馆也是一门收入可观的生意。三墩镇上曾有好几家私人照相馆,1960年左右合并成“三墩照相馆”,归供销社管理。

机会来之不易,阿虎分外珍惜。三年后,头脑灵光的阿虎出师,独自掌镜。1986年左右,他独立承包了照相馆。

阿虎感恩自己的师父。2018年,某银行为照相馆义务装修,阿虎觉得很有面子,可细细一想,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师父62岁去世后,照片按当地风俗都被烧了。他好不容易问师父的丈夫要到一张存照,放大打印,贴在店里显眼处。

虽说是“馆长”,店里始终只有他一人。拍照、修图、打印、塑封,流程重复了四十余年。改革开放后,富起来的三墩人但凡遇到婚丧嫁娶、孩子升学、朋友聚会,想留下一张照片,都来找阿虎。

去年夏天,湖南女孩曹梦琪和朋友一起来拍照,感受到阿虎对照相馆的用心。他用钨丝灯蒙上柔光布自制柔光灯;布景前就先想好拍摄效果——比如把灯装在花格窗后,拍照能投下窗的影子。

他指导曹梦琪摆姿势:“往这边看看,往那边看看!你就做出牙疼、头疼的样子好啦!”阿虎的指导很老派,曹梦琪忍俊不禁。

后来,曹梦琪接手照相馆,成了阿虎的徒弟,也是告别会上最后一位发言的人。

“现在这家照相馆是我开……我现在的技术肯定赶不上我师父,他拍了一辈子的照片,见过无数的面孔,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为人处世的经验,还有那颗真诚勇敢的心。”

照相馆柜台下贴着一句话:“肖像之精髓,在于气质风骨,不在漂亮。”曹梦琪很喜欢,说阿虎刷新了她对摄影的理解。

阿虎对自己的照相技术很有自信。数码相机出现前,拍照是纯技术活儿,快门按下,拍出什么来,要等胶卷洗出来才知道。阿虎熟能生巧,“想要打败我是很难的”。

他也很用心。他曾为拍一张小学同学的合照,前一天去踩点,看天色,预判光落在人脸上的阴影。几十个人如何站位,他在心里一一排好。

戴骏做口述史时,镇里派人去摸底,回来说“采访老爷子不容易”。采访录音只有15分钟。戴骏揣测,可能是阿虎受访意愿不强。

不熟悉阿虎的人,会觉得这老头让人捉摸不透、难以靠近。但戴骏发现,在他不好相处的表象下,有一颗敏感脆弱的心。只有当感受到被充分

尊重时,才会愿意打开自己。

后来,阿虎有什么想法,都会和戴骏分享,尤其到了晚上,语音消息一条接一条,一开始讲的还是普通话,后面就讲起三墩方言。有些戴骏听不懂,只能靠猜。阿虎可不管这些,这是他与人表达亲近的一种方式。

孟辉最懂他。在孟辉眼里,阿虎独立又大胆。

拍照是个“孤独”的活儿,没太多事要和别人商量。承包照相馆后,大多数情况下,阿虎没有“领导”和“同事”,一直是个独行侠。他很有投资眼光。改革开放后,发放第一代身份证时有大量拍证件照的需求,他赚到第一桶金,之后炒股、买房,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。他是那代人中最先富起来的代表。

他甚至和孟辉聊过比特币,“你知道哪里能买?能赚钱的。”

还是想活久一点

一个要强、大胆、爱玩的老头,会怕死亡吗?

在孟辉的印象中,确诊以来,阿虎没有把恐惧挂在嘴边,坦然接受一切。

恐惧不会平白无故消失,但人可以承认它、直面它、最终安放它。

曾有公益团队希望为阿虎提供帮助,问他是否还有未了的心愿。阿虎说,他希望能找到更好的医生治病。一旁的朋友听后感慨,他还是想活久一点。

但阿虎确诊已是晚期,癌细胞已经扩散,无法做手术,靶向药配对效果也不理想。摆在他面前的只剩下一种方案——化疗。

阿虎不愿意,说化疗太痛苦。有熟人帮他联系上海某三甲医院医生。医生看了报告单,给出相同的答案:只能化疗,没有更好的办法。

阿虎认了。他越来越瘦,前两次化疗后,他陈新伟倾诉化疗“生不如死”,总是头晕头痛,喝一点水都会引起严重呕吐,有时连拿起手机的力气都没有。

八九次化疗后,医生让他试试新的靶向药。这次,他很幸运,找到合适的药物,肿瘤细胞不再扩散,打破此前“最长半年存活期”的预言。

可阿虎仍要依靠药物维持生命。一瓶靶向药售价1.8万元,这是医保报销后的价格,阿虎每月要吃近两瓶。

告别会远比阿虎想象的隆重、盛大,现场来了不少媒体。

五六年前,香港演员林俊贤来打卡,原本默默无闻的照相馆火了。慕名而来的自媒体博主和顾客多了,大门上已经贴不下照片了。

郭志明为舅舅感到开心。在他看来,舅舅人生的长度有限,但活出了高度。因为这家照相馆,舅舅变成了“网红”,也成为三墩镇的一张文化名片。

如今,生死已是定数,阿虎看开了。可照相馆是他一生的事业,它可以被市场淘汰,但不能因他而提前退场。

阿虎要为照相馆找到下一位守店人。确诊后的第22天,他发了一条朋友圈动态,“我开不到了,热爱摄影喜欢开店,可以联系我,总想把店继续开下去的。”这条动态至今都是置顶。

最初,阿虎想到的是儿子,可儿子有稳定的工作,加之性格内向,不一定适应照相馆的工作。

他的候选人不少,毛遂自荐或者托人来问的就有四五人。今年5月,曾表达过接店想法的曹梦琪收到阿虎消息:你能来帮我开照相馆吗?房租不要你交,收入都算你的,先做几个月看看。

选中曹梦琪,阿虎是看中她的耐心和天赋,阿虎也有略传统的私心,“男孩子要养家,收入不够守不住店。女孩子混口饭吃吃,总可以”。

照相馆的未来会怎样?阿虎心里清楚,数码技术发展太快,衰落是迟早的事。他可以坦然面对个人的消逝,内心却仍希望这家承载记忆的小店能延续得更久一些。

阿虎生病后,孟辉不再去店里,心里空落落的。他明白,“再好的行业也有衰落的一天,再厉害的人也有再见的一天。”

面对该来的时刻,阿虎握住最后的自主权——这关乎生命的尊严,也关乎一场得体的退场。

(文中孟辉、郭志明为化名。部分内容参考《三墩庙前街口述史》一书)

读书点亮生活

开卷有益人生

